



手工挂面

安徽庐江 柳中平

我的家乡，过去是手工挂面制作的传统之地，家家都有挂面作坊，承揽了风靡十里八乡的手工挂面制作。曾因抗洪事迹感动合肥的泥河镇民营企业负责人朱克洋，对手工挂面情有独钟。他说：无论身在何处，手工挂面像根牵绊着的线一样，让他想起父亲的慈爱和母亲的温柔。在他内心深处，从未忘记过儿时那碗手工挂面，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美食。因此，他在我的家乡高薪聘回手艺人，投资打造手工挂面作坊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。开业那天，他邀请我们回去参观。我和挂面师傅攀谈，了解做挂面的大致过程。

要做出美味的手工挂面，需精选优质小麦，经过淘洗、晾晒，还要磨出优质的面粉。当然，盐也是必须准备的辅料了，所以手工挂面吃的时候有盐(言)在先，不需要放盐是它的主要特性。其次，就等好天气。确定天气好，就可以在案板上倒入称好的面，再把配比好的盐用一定比例的水化开。

接着，就是和面、醒面、破条(大条和小条)、二次醒面、搓条盘条、三次醒面、上面棍子、四次醒面、开面拉伸、五次醒面、上架拉伸、晾晒、切割、捆绑、装箱等这些流程了，这些工序制作过程需要准确把握时间节点和操作程序，缺一不可，所以熬夜是必不可少的。

那日开业，面棍子上的面条醒开了，师傅小心翼翼地搬出来上架。所谓上架，就是把分条后上面棍的挂面，插在离地两米多高的架眼里，蹬着凳子上来下去，直到把几十根分好小条的挂面棍子出完，接着把面棍子向下拉长，再拉长，直到插入下面的架眼里，让它在冬日暖阳下风干。满架的挂面快干的时候，细若游丝的挂面就成了，微风吹过，晃动的挂面让人眼花缭乱，煞是好看。挂面风干了开始下架，把面棍扯下，挂面一轴一轴整齐擦在案板上，这时候师傅坐在案板前，开始把不整齐的，不匀称的挑出来，好的挂面把它装进食品袋或挂面篮子里，五斤十斤封存分包。封好的挂面不但整齐，而且漂亮。

挨着面棍轴子的，扁扁的叫“挂面截头”，师傅把它从面棍上剥下来：“中午做挂面截头给你们吃，保证你们都说好吃。”他把剥下来的挂面截头用开水煮熟，捞出备用。另起锅，香油里加入葱姜蒜爆香，炒至八九成熟，倒入捞出的挂面截头，上水加热，再放入青菜，煮熟即可出锅。每人一碗，那股独特的熟悉香味飘得很远很远，人们个个都垂涎欲滴，迫不及待的品尝。

滴，迫不及待的品尝。

小时候物质匮乏，生活条件不好，每天以稀饭搭山芋片等杂粮为主，能吃上白米饭也成为我的一种奢望。如果能吃到小麦面粉做成的手工挂面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只有等腊月过年前，请挂面师傅到家做挂面。做挂面这天我一直等的就是中午可以吃这挂面截头，最爱吃的就是妈妈做的挂面截头。那时候，因为挂面舍不得吃，挂面截头虽然少也是用来当饭吃的，很难吃到的。

只有过年，大年三十和初一才雷打不动地要吃面条。生活虽穷，但民风淳朴，到了春节，三代以内的老亲戚都来往，带上一点心意互相拜个年。走亲戚、串朋友的上好礼品，便是两把用纸包着、稻草捆扎成圆筒形状的手工挂面。

主人家虽然经济贫困缺衣少食，但家中来了贵客，待客之道还得讲究。吃饭之前先要给客人“烧茶”。“烧茶”就是泡一碗“炒米”，里面放三到五个糖水蛋。最珍贵的“烧茶”礼仪，就是每人一碗挂面，面里有瘦肉和鸡蛋，还有鸡腿和鸡肉块，鸡腿要盛给最尊贵的客人。“烧茶”只给客人吃，主人则坐在旁边，象征性的也端碗面汤看着客人吃，一边喝着口水一边聊事。因为是“烧茶”待客，所以挂面里的鸡腿上还系着红绳以示隆重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做手工挂面的越来越少，产量小，效益低，形不成规模。而在商店买的挂面也加入了机器的成分，也吃不出过去的味道了。工作闲暇之余，想起那天带回来储备在家的手工挂面，于是自己下厨，热好油，将葱花儿入油锅，鸡蛋炒好，放入西红柿。清水烧开放入挂面煮开再放点小青菜，一碗香喷喷的鸡蛋西红柿手工挂面让我百吃不厌，但终究还没吃出儿时那碗手工挂面的味道。

陶公之祠

安徽池州 石泽丰

起风了。爬上秀峰古塔的藤蔓茎叶一夜之间发黄了许多。它们趴在塔身，迎着向上，枝头外溢，远眺，仿佛是在目送眼前奔流而去的江水，抑或是在眺望从这里走出去的那个名叫陶潜的诗人。这是东流镇的牛头山上，长江就在百米远的地方奔流不息。

我不认定这些藤蔓是陶渊明当初种下，因为它们并不那么粗壮，但不排除这些藤蔓的种子，与当初陶渊明种下的那一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就像眼前的菊花一样，从陶公种下的那一年开始，已经过了1600多年的生命延续与更替。据史志记载：大约在公元406年，陶渊明任彭泽县令，而当时，东流正是彭泽属下一个叫黄菊乡的地方。它濒临长江，水土湿润，适宜花卉生长，尤其是菊。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，这里便是金灿灿黄澄澄的一片。陶渊明来到东流后，见到此番美景，心境特好，喜不自禁地在城南选了一处菊所，时常“日驻彭泽，夜宿东流”，在此饮酒赋诗，过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。

时过1600多年了，1600多年的时间去哪儿了？陶公去哪儿了？

时下，又是一年秋风起。我沿着石级，从江边的一条小路走上牛头山，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拜谒陶公祠，它就在秀峰古塔的一侧。两边的落叶如蝴蝶翻飞，陆续地划过我的视线。上得牛头山来，来到陶公当初的夜宿之地，却不见陶公的踪迹。祠前，院门紧锁。透过门缝，看见院落深深，里面种有菊花。祠堂中间的大厅内，塑立着陶渊明的塑像，像后是木制屏风，上面高悬“松竹犹存”的匾额。也许陶公离去之前，没有跟这里的一草一木打一声招呼；也许他根本没有离开，就在祠中。见不到陶公的身影，我有些着急。

立在陶公祠前，我翻飞的思绪毫不逊于四周的落叶。眼前，陶公祠的一方外壁墙，原本用石灰重新粉刷过，只因时日久了，被风雨吹打之后，从墙脚至门楣高的一方墙壁，被染成了黛墨色，如巨幅山水画。这无疑是大自然的杰作。它让人凝思，成了我们“追忆逝水年华”和“目击道存”的一个载体。这次来此，以一个孤独旅客的身份，我没有掺和到儿女和妻子忙着拍照留念的活动之中。我绕着院墙默默地走着，再次走到那两扇对开的旧木门，情不自禁地触摸起了锈迹斑斑的一对门环，它们如一对孪生的兄弟，冰冷。我反复抚摸都没有触碰到陶公的手温，这岁月的风雨，究竟带走了多少人间温情？

听说，陶公祠又名靖节祠，是南唐时东流的先贤为纪念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而修建的，如今成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建筑面积有542平方米。1981年9月，省政府将陶公祠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，拨专款进行了修复。修复后的陶公祠青砖小瓦平房，固执地保留着过去的模样。

这位“隐逸诗人之宗”“田园诗派之鼻祖”的诗人走了，但他的精神在民间拥有了一席之地，陶公祠这栋时光凝固的建筑物，是再好不过的例证。由此，我对中国诗歌的永续抱有极大的乐观，特别是我上小学的儿女对陶公简介能倒背如流。这次女儿见到陶公祠，立马嘴里念念有词：陶渊明(约365~427年)，名潜，字元亮，别号五柳先生，卒后私谥靖节，世称靖节先生，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、辞赋家、散文家……

我想，这人世间，没有什么比一种精神根深在一个民族的血脉里更为重要，它堪比时光延续，是文化的精髓，是一个民族的魂。

霜叶一时新

安徽桐城 疏泽民

霜是乡下的小姑娘，总是趁着夜色羞答答地出来，日出之后隐去。

霜如庄稼人一样，喜欢草木，哪怕一蓬枯草，也喜欢。霜遇着草木，就相亲，就拥抱，给它们镀上一层晶莹的粉白，胸花一样细巧的冰针，如琥珀般透明。霜喜欢乡村，不喜欢城市，不喜欢钢筋水泥。霜降之后，起早去郊外走走，去乡下走走，不经意间就会发现，那些树叶上、野草上、瓦片上，粉白一片。而在城里，在水泥马路上，在大理石广场上，很难看到霜的踪影。城里车辆那么多，夜灯那么亮，水泥那么硬，噪音那么大，热气那么重，霜不知在哪儿落脚。

霜是大自然的美术师。草木经霜，草木的叶子，就有了多重色彩。走进深秋的山野，站在高岗上遥望，眼前尽是层林尽染。火红的枫树，举起簇簇燃烧的火把，深红的槭树、黄栌、乌桕，扯起一面面小红旗迎风招展。山坡上密布的杂树、灌木，或棕红、或桔黄、或深褐、或酱紫，多姿多彩。松树、樟树、茶树的叶子依然苍翠，但苍翠只是斑驳的点缀，红、黄才是这儿的主场。单就红色，就有粉红、砖红、腮红、桃红、水红、棕红、玫瑰红等多种搭配。更绝的是一棵树上，竟然集青、黄、橙、红、紫等多种颜色。在大自然调

色板面前，没有哪一位画家能够调配出如此丰富色彩的油画。秋天里的斑斓与多姿，霜，功不可没。

霜也是大自然的调味师。深秋的柿子，经过寒霜的浸染，皮薄肉厚汁多，又红又软，轻轻一捏，露出流汁的果肉，“哧溜”一声吸进嘴里，爽滑甘甜，齿舌留香。

微风吹过，落叶飘落，雁影遁迹，季节凛凛有了霜气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不经风霜，唯有那寒冬前绚丽的秋色，红艳似火，暖意融融。它们是大自然的行者，以寂静之美，为深秋着色，以修行的姿势，迎接来年的新生。